

晉
宋
書
故

郝懿行撰

中
華
書
局

癸酉之春迄乙亥之秋。夫子養痾廢業。遂罷爾雅之役。維時藥罏常滿。席几凝塵。披卷停吟。含豪欲臥。余時料檢。每以卻書靜攝爲箴。顧終不見從。迺因病閒。劉覽晉宋等書。又苦善忘。爰付劄記。余雅不讀史。閒亦命余鈔錄。用省記功也。歲月侵尋。屏當薈萃。刪落繁蕪。斐然成帙。輒因暇日。稍復疏通。旁證訂厥舛謬。粵以亥冬。宿恙良已。意有欣然。覆檢前編。不欲委之塵篋。余因慙慙。付諸鐫鏤。亦以志數年來。因病廢書。猶復緣閒訂史。庶不致虛費時日。亦有資乎攷鏡。愛古嗜學。家其必有所取焉。福山王照圓識。

承珙頓首。蘭皋先生閣下。辱視大著晉宋書故。淹雅詳贍。誠足膾炙藝林。其最精者。如策命一條。以韓詩外傳。太宗太史太祝授天子策。證康王之誥。爲注尙書者所未及。塗步神一條。以周禮族師。鄭注。螻螟之。醢。證校人賈疏。玄冥之步。玄冥乃螻螟二字之譌。又引史記封禪書。諸布以見。醢步布晉義相近。皆神之爲人物害者。此則貫穿經史。尤爲卓然。其他亦多精核。承珙竊有進者。書內如宗稷一條。謂六朝人多作宗稷。沈攸之傳。獨作宗社。案文選王仲寶褚淵碑文。鳴控絃於宗稷。李善注。宗。宗社也。引蔡邕獨斷曰。天子立宗社曰泰社。稷。宗社之稷。據此。則宗社舊有斯稱。宗爲尊義。後人似指宗廟社稷則誤耳。又子卯一條。謂鄭注言甲子乙卯。宋書禮志云。忌日不樂。甲乙之謂也。與鄭說同。甲乙子卯。并單舉一邊省文耳。案昭九年左傳。辰在子卯。謂之疾日。專以辰言。似非單舉省文之意。恐不如翼奉傳所言爲得也。門生一條。顧寧人日知錄。已劇言之。然前後漢書儒林傳。諸所稱門生。多係執經傳授之徒。未可執一而論。蓋至六朝乃更爲冗賤耳。都督一條。據宋志。謂起於黃初二年。案南齊書百官志云。魏晉世州牧隆重。刺史任重者。爲使持節都督。輕者爲持節督。起漢順帝時。御史中丞馮敫討九江賊。督揚徐二州軍事。而何徐宋志云。起魏武遣諸州將督軍王珪之職儀。云起光武。竝非也。據此。則都督緣始與沈志異。沈志又本何徐。究未審孰是也。彭排一條。謂晉宋以來。史書多有。案釋名釋兵云。彭排。彭旁也。在旁排敵禦攻也。則漢時已有此名矣。又毗稍一條。引宋志。梁毗不得用孔雀白鷺。知梁上有毗。卽鄭風所謂二矛重英。魯頌謂之朱英。是古飾以朱。後世或用孔鷺鷩雉也。江夏王義恭傳作鷺者。非案鄭風二矛重喬。箋云。喬。矛矜近上及

室題所以縣毛羽。孔疏謂如今之鵝毛稍。釋文云。喬雉名。韓詩作鵝。據鄭箋云。以縣毛羽。蓋從韓詩之義。謂以雉羽縣於矛上。亦卽此鵝毳也。又塗步神一條云。宋書文九王傳。休若旣死。上與驃騎大將軍桂陽王休範書曰。外間有一師。姓徐名紹之。狀如狂病。白云爲塗步郎所使。塗步郎雖未知馬步。蜂螟與人鬼所由。要其神爲人物災害無疑。承珙案。周禮司巫祭祀。則司巫共罔主及道布。鄭注云。道布者。爲神所設。巾據此。疑塗步卽古之道布。淮南子。羿除天下之害。而死爲宗布。則是人鬼之神也。又凶門柏歷一條云。凶門柏歷。未審何狀。若如范堅云。古有懸重。形似凶門。則如今之引魂旛。然所需費固無多。何至晉成后喪。以大煩費停之。又據孔琳之傳。請罷凶門之式。謂自大明以後禁斷。案凶門柏歷。雖未的知形狀。據通典云。東晉安帝隆安四年。太后李氏崩。詔於西堂設菰蘆。神武門施凶門柏歷。宋書禮志。文帝元嘉十七年。元皇后崩。兼司徒給事中劉溫持節監喪。神虎門設凶門柏歷。至西上閣。此似因陳設廷裘。故爲煩費。如今之貴家大族治喪者。以席爲門庭戶牖。陳設具備。亦有費至千餘金及數百金者也。又案隋書禮志云。後齊定令。親王公主太妃儀同三司。已上及令僕。皆聽立凶門柏歷。開皇初。太常卿牛弘奏。凶門豈設重之禮。請革茲俗弊。詔可。蓋至是始禁斷也。又祕器一條。據宋志。以祕器爲盛冰之器。東園溫明卽藏冰之地。案漢書霍光傳。光薨。賜東園溫明。如乘輿制度。服虔注。東園處。此器形如方漆桶。開一面。漆畫之以鏡。置其中。以懸尸上。大斂并蓋之。又案顏師古注。佞幸傳。引漢官儀云。東園祕器。作棺梓素木。門二丈。崇廣四尺。據此。祕器似非夷槃。或者宋制卽以祕器盛冰。則是漢宋同名而異用耳。至師古以東園爲署名。

蓋作器之所。東觀漢記云。梁商薨。賜東園輜車。朱壽器。銀鏤黃金匣。似晉之東園溫明。猶仍漢署舊名。非
凌室也。又北堂書鈔九十二。引晉公卿禮秩云。諸侯及從公薨者。賜東園祕器。則是當時本有儀注。未可
以晉書但言賜祕器。而禮志不載。遂謂有其事而無其禮也。以上數端。不足爲塵壤涓流之益。謹撫所知。
就正大雅。當必有以教之。

右晉宋書故一卷。亦郝蘭皋先生撰。末附涇縣胡墨莊承琪札一通。先生史學淵洽。於晉宋書音訓名義。皆能指其要而攝其精。而墨莊所糾辨者。亦足以相質證。先生特錄而存之。有以也。然竊謂尚有可引申者。如膏粱一條。案魏孝文帝遷洛。差第士人閭閻姓氏。有八氏十姓三十六族九十二姓之制。凡三世有三公者曰膏粱。有令僕者曰華腴。尙書領護而上者爲甲姓。九卿若方伯者爲乙姓。散騎常侍大中大夫者爲丙姓。吏部正員郎爲丁姓。是北朝亦染其習。且以膏粱爲世族極貴之尊稱矣。又子卯一條。案周天和元年詔曰。甲子乙卯。禮云不樂。葺宏表昆吾之稔。杜賁有揚舲之文。宜依是日停樂。庶貽後昆。商鑒斯在。以甲子乙卯並舉。與鄭注相同。疑翼奉所言。乃陰陽五行家別一說。非禮經意也。又文筆一條。考阮文達公擘經室集。有學海堂文筆策問一道。內附阮公子福所擬策歷。引樓護傳。蔡謨傳。凡二十餘條。以證文筆之別。而其議實自先生發之。又引論語一條。考裴松之三國志注。引管輅別傳云。輅言苟非性與天道。何由背爻象而任心胸者乎。亦以道字讀去聲。與導同。是魏晉間人本有此說。以上數條。雖先生未及徵引。然與所論若合符節。亦足見其識解之精矣。是書與補晉書刑法志。食貨志。俱刻於郝氏遺書內。今流布已罕。特重刊之。以永其傳。光緒乙亥中和節。南海伍紹棠謹跋。

晉宋書故目錄

書中疑滯。必資故訓。晉書晉義。既無可採。官詮所撫。復多簡略。別綴茲篇。聊代叢談。如其未然。以俟君子。

膏梁 伍伯 門生 土豪 都督都統 彤管 告身 文筆 塗步神 阿堵 寒食散

乃祖 顛沛 通家 書吏 彭排 白筆 策命 快手 元由 寧馨 式占

宗稷 子卯 白丁 人事 賄稍 粉墨 灼然 蠱 乾沒 雞鳴歌 射雉

晉宋書故

清 棲霞郝懿行撰

齊梁

齊梁二字。見晉語及孟子書。後人借爲富貴之美稱。宋書張暢傳。李孝伯曰。君南土齊梁。何爲箸牒。暢曰。齊梁之言。誠爲多愧。荀伯子傳。伯子常自矜蔭藉之美。謂王弘曰。天下齊梁。唯使君與下官耳。宣明之徒。不足數也。王曇首傳。與從弟球俱詣高祖。時謝晦在坐。高祖曰。此君竝齊梁盛德。乃能屈志戎旅。

乃祖

晉書武帝紀。魏帝策文有曰。惟王乃祖乃父。及帝受禪。詔曰。乃祖乃父。實左右我先王。此皆與古義合。乃汝也。古言乃祖乃父。猶今言你耶。你祖耶也。你乃古今晉轉耳。漢高帝言乃翁。卽你父也。言若翁亦汝父也。禮記子孫曰哀夫曰乃。乃非語詞。乃卽你也。今鄉里鄙人夫婦相謂。俱呼曰你。卽禮記之乃也。後世不知此義。多有舛譌。宋書荀伯子傳。江夏公衡璜上表自陳。而曰。臣乃祖故太保瓚。鮮卑吐谷渾傳。亦曰。我乃祖以來。樹德遼右。自言其祖爲乃祖。所謂名不正則言不順矣。劉穆之傳。高祖表曰。獻其乃懷布之朝聽。本自獻懷。而云乃懷。亦爲失也。

宗稷

古今文字章奏牋啓。每言宗社。因讀宋書。知六朝開。多作宗稷。如鄧琬傳。大懼宗稷。殲覆待日。袁顥傳。神

鼎將淪宗稷幾泯。史臣論亦云。宗稷之重。威臨四方。唯沈攸之傳云。宗社已成他人之有。獨此一處。更作宗社也。

伍伯

伍伯。如今官府前導。著紅黑帽。人謂之軍牢者也。伯。讀音陌。案古無陌字。借伯爲之。釋名第十九說。碑云。無故建於道陌之頭。直書作陌。非其行在諸鹵簿前。故晉書。庾純傳。世言純之先。嘗有伍伯者。賈充宴朝士。而純後至。充謂曰。君行常居人前。今何以在後。是其義也。宋書。百官志下。諸官府至郡。各置五百者。舊說古君行師從。卿行旅從。五百人也。今縣令以上古之諸侯故。立四五百以象師從旅從。依古義也。韋曜曰。案此出韋昭。釋名。今亡其書。五百字本爲伍伯。伍。當也。伯。道也。使之導引。當道伯中以驅除也。周制。五百爲旅。帥皆大夫。不得卑之。如此說也。又周禮秋官。有條狼氏。掌執鞭以趨辟。王出入。則八人夾道。公則六人。侯伯則四人。子男則二人。近之矣。名之異爾。又漢官中有伯使。主爲諸官驅使辟路於道伯中。故言伯使。此北比也。

顛沛

詩。蕩篇云。顛沛之揭。毛傳。顛。仆。沛。拔也。釋文。顛。都田反。沛。音貝。是沛讀爲貝。顛沛。依字書爲顛隕。通借爲顛隕。又從俗作顛隕。晉書。王羲之傳。吾昔有伯英草艸十紙。過江顛隕。遂乃亡失。禿髮傳檀載記。使河西雲擾。呂氏顛隕。又云。吾以不才嗣統。不能負荷大業。顛隕如是。宋書。范泰傳。契闊戎陳。顛隕艱危。竝顛沛之異文也。

子卯

禮記檀弓下云子卯不樂。鄭注紂以甲子死，桀以乙卯亡，王者謂之疾日，不以舉樂爲吉事。漢書翼奉傳言子爲貪狼，卯爲陰賊，是以王者忌子卯，禮經避之。春秋諱焉。二說皆通。宋書禮志一云禮忌日不樂，甲乙之謂也。則與鄭說同。甲乙子卯，竝單舉一邊省文耳。

門生

勳戚勢家私人充從，依附戶籍，視同家奴，謂之門生。江左以來，此風尤盛。宋書謝靈運傳，奴僮既衆，義故門生數百。徐湛之傳，門生千餘人，皆三吳富人之子，姿質端妍，衣服鮮麗，每出入行遊，塗巷盈滿。泥雨日，悉以後車載之，而顧琛傳，尙書寺門有制，八坐以下門生隨入者，各有差，不得雜以人士，其爲充賤可知。然此輩進身夤緣，招納苞苴之行，率皆不免。故顏竣傳云，多假資禮，解爲門生，充朝滿野，殆將下計，然則招權納賄，姦利之興，豈非職此之由乎？梁傳昭不畜私門生，良有鑒於此耳。

通家

漢魏以師友爲通家，故世說言語篇注引續漢書孔融謂李膺曰，先君孔子與君先人李老君同德比義而相師友，則融與君累世通家也。晉宋以姻親爲通家，故宋書臧熹傳，熹之年少時，與北地傅僧祐俱以通家子，始爲太祖所引見，案熹之廢孫，熹是武敬皇后之兄，僧祐祖弘仁，高祖外弟也，乃中表親，故曰通家矣。王球傳，雖通家姻戚，未嘗往來。王微傳，何爲劫勒通家疾病人。顏延之傳，妹適東莞劉憲之，穆之子。

也。穆之既與延之通家，又聞其美，將仕之。先欲相見，延之不往也。又竟陵王誕傳，饒卽答官，比不聽通家信，消息斷絕。

白丁

今通呼無職員者，名爲白丁。徵其實，則不然。宋書垣護之傳，卽分遣白丁。沈攸之傳，發三吳民丁。攸之亦被發，既至京都，詣領軍將劉遵考，求補白丁隊主。遵考謂之曰：「君形陋不堪隊主。」鄧琬傳，并發廬陵白丁攻襲。又云：「解遣白丁。」此則白丁，蓋如今之鄉勇。身雖丁壯，以其未隸伍籍，故謂之白丁耳。又有白衣客者，顏師伯傳，率軍主劉懷珍，白衣客朱士義等擊之。云云白衣客之名，與白丁又異。既非職員，又殊丁壯，故被以客名矣。

土豪

土豪之名，今人混施，以爲土人彊梁之稱。其實不然。蓋豪貴之族，爲鄉邦之望者，方足當之。宋書沈演之傳，弟演之輕薄逐利，太宗泰始中，爲太子右衛率，時欲北討，使勃還鄉里募人，多受貨賄。上怒，下詔曰：「自恃吳興土豪，比門義故，脅說士庶，告索無已，考計贓物二百餘萬。」云云殷琰傳，叔寶者，杜坦之子，既土豪，鄉望，內外諸軍事竝專之。又曰：「皇甫道烈土豪，然則古之土豪，鄉貴之隆號。今之土豪，里庶之醜稱。京師人或謂此輩爲土包包豪，豈方俗語音之譌變耶？」

書吏

今之書吏古之令史也。宋書恩倖傳。覓了了令史得法興等五人。以法興爲記室令史是也。而孝義傳余濟民少有孝行爲邑書吏。今案書吏之名蓋謂小吏知書者與令史異。今則以爲令史之通名矣。又北齊書趙彥深傳初爲尚書令司馬子如賤客供寫書子如善其無誤將入省舍用爲尚書令史月餘補正令史案正令史蓋如今之經承。

人事

今世饋送無論品物雅俗通詞謂之人事此言亦有所本。宋書謝方明傳守宰不明與奪乖舛人事不至必被抑塞恩倖傳法興明寶大通人事多納貨賄溯而上之晉書武帝紀泰始四年班五條詔書於郡國五日去人事何曾傳郡守有宰牧少恩好脩人事者裴秀傳交關人事謂之罪耳此在魏末晉初已有此名矣。刑法志開人事之路廣私請之端此在江左元帝艸創時也。

都督都統

古之都督今總督也。本以督軍兼以督郡漢建武初征伐四方權置督軍御史事竟則罷。魏黃初二年始置都督諸州軍事或領刺史。見宋書百官志上晉宋以還多以都督領刺史本於魏制今之總督起於此也。都統者晉以後所置也。宋書文九王傳休仁南討爲都統既有勳績辭安都傳由是爲僞雍秦二州都統州各有刺史都總統其事然則此職亦如今之總督其刺史當如今之巡撫矣。

彭排

彭排，今之藤排也。干楯之屬，經典無此名。晉宋以來，史書有之。宋書王鎮惡傳，見軍人擔彭排戰具。朱齡石傳，設彭排於幃上。謝靈運傳，及經山陰，防衛彭赫。彭排，馬槍，斷截衝巷。沈慶之傳，法系慶之從弟，墮外樹，悉伐之，令倒賊，助來攻，緣樹以進。彭排多開隙，選善射手的發，無不中，死者交橫。

毬稍

毬，仁志切，以羽毛爲飾，魏略劉備性好結毬，有人以髦牛尾與備者，因手自結之。諸葛亮答孫權書，所遺白毬，薄少，重見辭謝，益以增慙。宋書禮志五，孝建二年，有司奏，槊毬不得孔雀白，案，驚蟻也，江夏王義恭傳作驚非。是知槊上有毬，鄭風所謂二矛重英，魯頌謂之朱英，是古飾以朱。後世或用孔雀白，此蓋國容。至乎軍容，則毬惟用白。故朱齡石傳，車置七仗士，事畢，使豎一白毬，是也。又云，超石初行，別齎大鎚并千餘張稍，色角切，與槊同，矛長丈八尺者，乃斷稍長三四尺，以鎚鎚之。一稍輒洞貫三四虜，虜衆不能當。一時奔潰，蕭思話傳，賊悉被屨革，戈矛所不能加。諱乃截稍長數尺，以大斧椎之。一稍輒貫十餘賊，賊不能當。因大敗。然則稍本長兵，不利短戰。故二傳俱截長爲短，以便擊刺。蓋兼刀箭之用矣。又文五王傳，竟陵王誕左右侍直，眠中夢人告之曰：官須髮爲稍毬，既覺，已失髻。案稍毬當爲稍毬，竝字形之誤。失於校正稍毬，卽禮志所謂槊毬者也。

彤管

彤管，見詩毛傳，以爲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灋，似彤管專爲宮廷而設，實不然也。晉書夏侯湛傳，作抵疑云：臨丹堦，染彤管，劉琨傳，盧諶，崔悅等上表，理琨曰：臣等祖考以來，世受殊遇，入侍翠幃，出簪彤

管。宋書百官志。上丞郎月賜赤管大筆一雙。隄磨墨一丸。此漢制也。然則彤管所施。不獨專於女史。今官府筆管。或染以絳蒨。韜以紅紙。皆其遺像也。

白筆

宋書禮志五云。笏者。有事則書之。故常簪筆。今之白筆。是其遺象。手板。則古笏矣。尚書令僕射尚書手板。頭復有白筆。以紫皮裹之。名笏案。此則簪筆書笏。必須粉筆。因笏色白。故書笏亦須白筆也。

粉墨

顏氏家訓風操篇云。凡親屬名稱。皆須粉墨。不可濫也。徐陵宣示諸求官人書云。既忝衡流。應須粉墨。如顏所說。似謂文詞脩飾。如徐所言。則似當時銓曹選授。粉墨兼施。如今官府文牒。用朱書標畫之比。二文同異。未知其審。徐書又云。白銀難得。黃札易營。黃札者。宋書蔡廓傳。選案黃紙錄。尚書與吏部尚書連名。此則黃紙書牒。因名黃札。由是知粉墨之義。應如顏氏所說。蓋選人狀貌。年名行義。皆須銓論。當時華飾成風。故摛藻修詞。便稱粉墨耳。

告身

今之誥敕。古謂之告身。北齊書。傅伏傳。周克并州。遣人招伏。卽給告身是也。又謂之除身。宋書。顏延之傳。晉恭思皇后葬。應須百官。滿之取義。熙元年除身。以延之兼持邑吏是也。

策命

古者職官除授必有策命。上至帝王受終莫不皆然。韓詩外傳八載孔子爲魯司寇命之曰。宋公之子弗甫有孫魯孔丘命爾爲司寇。孔子曰。弗甫敦及厥辟將不堪。公曰。不妄。此卽官之策命也。及乎受錄。膺圖改年卽位尤重策文。宋書蔡興宗傳大明末前廢帝卽位興宗告太宰江夏王義恭應須策文。義恭曰。建立儲副本爲今日復安用此。興宗曰。累朝故事莫不皆然。近永初之末營陽王卽位亦有文策。今在尙書可檢視也。義恭不從。此則天子登阼古有策書明矣。或疑臨軒發詔事出王言若乃告終易代斬然在疚策書有命誰之自出。斯不然也。韓詩外傳十引傳曰。爲言王之不易也。大命之至其太宗太史太祝斯素服執策北面而弔乎。天子曰。大命旣至矣。如之何憂之長也。授天子策一矣。曰。敬享以祭。永主天命畏之無疆。厥躬無敢寧。授天子策二矣。曰。敬之夙夜伊祝。厥躬無怠。萬民望之。授天子策三矣。曰。天子南面授於帝位以治爲憂。宋以位爲樂也。斯則天子卽位太宗奉同史祝奉策康王之誥列在周書歷代相傳舊章可案。興宗之說蓋不誣也。又傳載興宗時親奉纁綬嗣主容色自若了無哀貌。興宗出謂親故曰。國家之禍其在此乎。余因讀史參以詩傳謂其文蓋出古禮經之逸篇謹錄而存之。

灼然

晉書鄧攸傳舉灼然二品。毛本作器注一作品不審灼然爲何語。讀阮瞻傳舉止灼然溫嶠傳舉秀才灼然乃知灼然爲當時科目之名。阮瞻傳之舉止止字衍或正字之誤亦猶鄧攸傳之品誤作器蓋皆字形詞語相涉未覩厥義故淺人妄改爾。

文筆

胡墨莊曰。六朝人以文爲筆。見於史傳者甚多。大抵與詩對稱。似不專指一類。如南史。任昉傳。任筆沈詩。梁書。劉潛傳。三筆六詩。南史。庾肩吾傳。詩既若此。筆又如之之類。似凡文章皆謂之筆。然又有以文與筆別言之者。如南史。顏延之傳。竣得臣筆。測得臣文。南齊書。晉安王子懋傳。文章詩筆。乃是佳事。此則似筆爲文中之一類耳。考文心雕龍云。今之常言。有文有筆。以爲無韻者。筆也。有韻者。文也。又金樓子云。不便爲詩如閭纂。善爲章奏如伯松。若此之流。汎謂之筆。是也。又南史。任昉傳。尤長載筆。王公表奏。無不請焉。據此二條。似專以章表爲筆。其實亦對文則別。散文則通耳。

快手

隸卒之精健者名快手。亦曰精手也。宋書王鎮惡傳。東從舊將。猶有六隊千餘人。西將及能細直吏。快手復有二千餘人。文九王傳。景素建平王宏子左右勇士數十人。竝荆楚快手。黃回傳。募江西楚人得快射手八百。南史作快手。亦有稱精手者。宋書殷琰傳。簡選千百精手。沈約自序。收集得二千精手。南史齊高帝紀。王蘊將數百精手。帶甲赴粲。梁書武帝紀。航南大路。悉配精手利器。尙十萬餘人。

蠱

蠱。害人之蟲也。養蠱之家。造作藥物。役使昆蟲。傳流氣類。殺人慘毒。甚於戈矛。初蓋起於交廣。旣而風聲漸染。自南而北。江淮之間。亦罹斯災。宋書顧覲之傳。時沛郡相縣唐賜。往比村朱起母彭家飲酒還。因得

病吐蠱蟲十餘枚。臨死語妻張死後刳腹出病後張手自破視五藏悉糜碎。據此江北亦有蠱矣。但此風未盛耳。今則未聞。

塗步神

步神者。夏官校人冬祭馬步。鄭注。馬步神爲災害馬者。賈疏。馬神稱步。謂若玄冥之步。人鬼之步之類。步與醺字異。音義同。賈蓋據族師春秋祭醺。鄭注。醺者爲人物裁害之神也。故書醺或爲步。又引校人馬步而申之。曰。則未知此世所云蠅螟之步。與人鬼之步與。證以此注。則知校人疏玄冥。乃蠅螟之誤。蠅螟醺者。當是昆蟲之蠱。人鬼之步。如彭生爲豕。伯有爲厲之類是也。是人物爲祟。皆有步神。史記封禪書諸布之屬。蓋兼包人物而言。布與步亦字異音同耳。宋書文九王傳。休若既死。上與驃騎大將軍桂陽王休範書曰。外間有一師。姓徐名紹之。狀如狂病。自云爲塗步郎所使。去三月中。忽云神語道。巴陵王應作天子。巴陵王。汝使巴陵王密知之。云云。今案塗步郎。雖未知馬步蠅螟與人鬼所由。要其神爲人物災害無疑也。休若卒爲所蠱害。益知周禮及康成注。俱非虛語耳。于欽齊乘亭館上艾山東厚丘城側。有醺神廟。恐卽封禪書諸布之遺也。余因讀史。參以經義。略存疏記。欲通隱滯。用祛未寤焉。

元由

宋書王景文傳。臣遣李武之間儼元由。懿行案元。始初也。由萌孽也。論事所起。或言元起。或言元來。或言元故。或言元舊。皆是也。今人爲書。元俱作原字。如官曰原任。詩曰原韻。文曰原文。以物質錢曰原當。以錢